

安庆是一座文质彬彬的城市,红袖妩媚的佳人,折扇文风的须眉,故纸中的安庆尤为色彩缤纷。

把折扇作为文化的标识大抵是不错的,“明季四公子”之一方以智,就是一个折扇随身的才俊。这位百科全书式的作家,在《通雅》中还记录过折扇:“展之广尺余,合之止两指许。”

文人的折扇大多精致,从明代保存至今相当困难,尤其是成扇。藏家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嗜好:收藏成扇时,拆去扇骨,重裱扇面。即便如此,扇面能传留后人,同样还要有机缘。

安庆这座城市的展开,恰恰因一柄折扇再现了典雅。远在岭南的梁基永先生,是一位收藏名家,藏品更以明清扇面最为著名。明代安庆人的折扇,竟呈现在这位岭南藏家的珍品之中。

梁基永于扇面收藏积累颇丰,还以明清扇面实物为研究对象,著成鉴藏之作《奉扬仁风——明清扇面书画鉴藏》。其精到之处是图文结合,基于实物对200幅所藏扇面精品一一考释,鉴别释文、印章、题款,考证作者,分析书画源流及艺术特点。安庆文人的折扇,在书中独放异彩。

设色泥金纸本《罌粟湖石》,出自明代安庆府桐城女画家金如兰之手。此扇画太湖石一方,罌粟花一束,粉红与白色互相映衬。扇面用色干净,设色沉着冷静,泥金的映衬令画面更见文气而美艳。女性特有的细腻情愫,雅秀秀丽中淡淡的忧思与哀愁,

离开老家40多年了,但梦里一直有她。

老家名曰“狮岭”,位于安庆市宜秀区罗岭镇小龙山社区,背靠巨石山,面临菜子湖,虽地处偏僻,但是颇有名气,2016年就被列入第二批安徽省传统村落名录。相传在清朝某个年间,此地耸立着一座钦此孝子牌坊,古朴典雅,飞脊挑檐,蔚为壮观。虽然“圣旨”和牌坊被毁,但村子一角屋边发现的两段汉白玉雕刻的老牌坊方柱,证明了“孝子牌坊”的存在,也能让人想象得到牌坊建立当初的热闹场景和祖辈们“百善孝为先”的美德。

老家又是“陶艺之乡”。自明代万历年间开始,先祖们便做缸、罐、钵子、坛等陶品,经由菜子湖便利的水系,进入全省乃至全国各地,至今已有四百余年矣。老人们介绍,明清时期,老家人将烧制好的雕龙涂釉的“龙缸”盛装老籽湖特产凤凰鱼(取名“龙凤呈祥”),进贡朝廷。2017年,老

“今天河洲上耕薯,明天你不去捡?”小区的中年妇女凑到一起,交流得来的信息。

“去!粉扑扑的白薯吃起来噎喉咙,机薯粉可好啦!走时,吆喝一声哈!”

抖音的传播力奇强,哪儿有机耕过的大片芋地可以拾捡,顷刻之间便被有心人刷到,在线下传播,一如江湖上的丐帮弟子嗅觉灵敏,遇到大户人家操办喜事便奔走相告,从四面八方蜂拥到门前分一杯羹。

有时,拾秋的人去早了,见农庄主请来的帮手们还在低头弯腰收集山芋或将袋子扛到货车前,就识趣地放下蛇皮袋,双手拄着铁耙的长柄,与身边的同行者搭讪,像极了春耕时节站立枝头的鸟雀,伸长脖子远远地望着新翻的田垄,只等

◆ 安庆碎影

故纸读花

章宪法



捕干 徐群 摄

亦跃然一张故纸之上。

罌粟在古代中国十分罕见,大约在唐代由拂菻(东罗马帝国)传入中国。罌粟的最初功用见于医药,明代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曾经述及。但在官宦缙绅之家,罌粟多因其异域风采而作为观赏花卉。宋代诗人刘克庄《罌粟》云:“初疑邻女施朱染,又似宫娥剪彩成。白白红红千万朵,不如雪外一枝横。”

罌粟叶片碧绿,玉株婷婷,蕊金黄,朵大而密,丰盈艳丽,绚烂华美。虞美人与罌粟花的花形、花色也颇为接近,复因李煜“春花秋月何时了”,虞美人亦倍受文人的青睐。明代文人对罌粟与虞美人情有独钟,张岱《陶庵梦忆》中写过“花痴”金乳生,其宅前有一块空闲地,一条小河穿越其中,乳生临水搭屋,以篱笆与土墙辟出花园。在这

◆ 安庆地理

狮岭,梦里老家

胡孝清

家的制陶技艺被列入安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。

我每次回老家,都要到制作和烧制陶器的那几座龙窑、数十间作坊去转转,寻拾儿时的记忆。村头古树下,依然能看到还未完全倒塌的龙窑、作坊,以及用龙窑烧制的黄瓦土砖墙屋舍,还有那些以陶缸垒砌的沟堑、隔墙、地埂、围栏。

两年前,老家成了一座“空心村”,村民纷纷在城市买房安家,原本40多户的村民组只有一户居民留守。2021年,镇政府将该组44户村民的闲置住房集体流转,与文旅集团合作,通过民宿运营提升基础设施条

件,增加居民收入,促进乡村振兴。

前不久,我回了一趟老家,大侄子带我到民宿来了一次亲密接触。

民宿占地52亩,是一个集乡村度假综合体。目前,度假区内除了各式屋子,还有古窑遗址、文创商店、黄梅戏舞台、观鸟驿站等丰富多彩的娱乐空间。很难想象这里曾是一个无人居住的“空心村”。

三角树屋有巨型全景天窗,一直延伸到三角屋顶,像一个野生3D自然屏幕,不间断放映山野风景,而阁楼上的小床是最受孩子们欢迎的“游乐场”;荷叶树屋屋顶就像一片飘浮在空中的荷叶,360度全景氛围,保

◆ 流年小景

淘红薯

秦正烽

扶着犁铧叱喝耕牛的农民走远,就立刻掠过低空,在翻过的新土中寻觅蠕动的蚯蚓、昆虫,大快朵颐。

我骑电动车载着老伴也去凑热闹。没想到的是,毗邻公路的河洲旁边停着十几辆轿车、电动车,衣着齐整的人们分布在收拾过的山芋地里挥锄抡耙埋头苦干,半截的、完好的山芋统统放进蛇皮袋中。河里无鱼虾也贵,倘若捡漏拾得汤盆般的“薯王”,喜出望外的心情会持

续好几天。

邻居接放学的女儿回家,看到我载着大半袋山芋回来,流露出艳羡的表情:“地里还有薯捡不?”“多得很,只要有耐心,舍得花气力淘!想去就跟我来。”“去喽,好捡得很,用脚踢踢土块,说不定还能碰到呢!”隔壁的晓英推波助澜地怂恿。

邻居带着女儿走进山芋地,面对坑坑洼洼的土地一脸迷茫,像在

方文人的世界里,“春以罌粟、虞美人为主”,一百余种花卉次第芬芳。

罌粟“花有大红、桃红、红紫、纯紫、纯白,一种而具数色”,五彩杂陈,锦绣夺目。相对来说,虞美人要比罌粟花寻常许多。正因为如此,金如兰的《罌粟湖石》,一度被误赏作《虞美人图》。

金如兰的罌粟描写,尚有诸多未解之谜,但《罌粟湖石》中金如兰的题款是:“皖桐女子金如兰写”。皖者,安庆也。明清时期的安庆,精于诗书画的女子是一派灿然景象。方以智的姑母方孟式、方维仪等,皆“工于诗,长于画”,尤其擅绘释道人物,白描《观音大士图》被誉为“妙品”。吴询《题清芬阁白描大士图》赞云:“墨花寒卷秋潮空,毫端轻染春云笑。”

“声发金石媚笙簧,红袖添香夜读书。”不让须眉的知识女性群体,构成了安庆史上的文化奇观。桐城女子章有湘,于文艺才华凸显,其《家园白牡丹》云:“天风昨夜曳仙裙,缥缈高台一段云。好共海棠春睡足,不将浓艳嫁东君。”

安庆才女笔下万千,唯独金如兰笔下见有罌粟。《罌粟湖石》的金地上,一方闲印清晰可见,文曰:“卜居名山。”或许,跟众多的名门闺秀相比,金如兰走得更多更远。

四百余年光彩依旧,故纸中的安庆为何熠熠生辉?王阳明说:“你未看此花时,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;你来看此花时,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。”

护隐私的同时也能轻松赏景,在全景落地窗前还可以边喝茶边观鸟;鸟巢树屋绕过外围的露台,来到室内,如鸟儿归巢,数面大小不一的窗户,让好风景尽收眼底。晴朗的夜晚,躺在鸟巢屋顶上,就能收获满眼的繁星;种子树屋椭圆形结构设计的种子屋,像一颗巨大的种子落在地面,种子屋的镜面随着日出日落时变换风景,进入椭圆结构的内部,就像误入了森林里的精灵之家;云居山房依托高低起伏的地形,错落有致的云居山房,背山望水,推门就是菜子湖的无边美景,每当湖面起雾时,还可以收获“隔窗云雾生衣上”的别样体验。

窑烧咖啡厅和窑主题餐厅,就提取当地的窑文化和古村落建筑特色,依山傍水,既能看见山林也能聆听鸟鸣。在龙窑手工坊,大小朋友可以跟随非遗传承人学习陶瓷文化,感受制陶技艺。

这就是我的老家,我梦里常见的地方。

求助又似自言自语:“人比山芋还多,哪里还淘得到?”“你跟我后面,在旁边按顺序挖,保证你挖得到!鱼过千层网,网网都有鱼。”有人把自己的经验倾囊

相授,她半信半疑地抡起铁耙验证。淘了几步远的距离,一个跟南瓜大小的红皮山芋从黑黝黝的土坷垃里蹦出来,孩子双手捧起来如同获得的珍贵奖品。

